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二四四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儒林史傳

第四十四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

國家「211工程」重點學科建設項目

國家「985工程」創新基地規劃項目

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



藏書

目錄

目錄

雒閩源流錄	清·張夏 編撰		一
考亭淵源錄	明·宋端儀 編撰		五三五
	明·薛應旂 重輯		

從閩源流錄卷十一

無錫張夏纂

門人婺源黃

昌衢技

蓋聞易象麗澤、禮說居稽。吾夫子憂學之不講、故大學首格物、格物則必先講習討論。中庸豫明善、明善則學問思辨固闕一不可也。嘉隆以來、僞徒周流、異言塞耳、縉紳則若大洲東溟、匹夫則爲山農心隱、降而旁門、至有爲三教林子之書者。其爲邪妄、宜不待明者始能辨。而士大夫家炫新好奇、多宗尚之。孰啟之隙、馴致此極歟。不惟君子憂之、不得已欲起而遏其橫流、卽新學中之賢者、亦淡



恐若輩累其師傳、亟思有以救其流失。竊謂當是時而必樹講學之幟、不以躬行正口說、非爲已之學也。顧其人誠能躬行矣、而故避講學之名、冀以默識息紛囂、聽其自陷自溺、又豈修道之教、覺世之心哉。且夫以新學之賢者救之、何若以程朱之嫡傳救之。彼新學辭窮而遁、其言良知、良猶善也、而又曰無善無惡、是相反也。於是遁其辭曰、惟其無善無不善、所以爲至善。又曰、無善而至善、其言良知而遺良能、固重知也。又以反朱子之故而曰、先行後知、是相反也。於是遁其辭曰、知行合一、卽



知卽行。蓋始終比釋氏、而口吻機鋒亦純似禪家。以此云救、何異抱薪救火。自陽明祀垂二十年而東林興、端文顧子首拈性善立教、忠憲高子必從格物入手、而大旨並歸于依庸。其爲會約、一遵朱子白鹿洞成規、令學者繇正路入正門。不獨覩雒閩未散、而虞庭教胄、周家造士之法次第宛然。蓋卽自爲講習、而所以闢邪閑聖之意具是矣。豈不大有功於道統也哉。繇是前乎此而講學者、必以東林爲應求。後乎此而講學者、皆以東林爲宗主。雖有邪說不得作、而長夜忽復旦。故君子稱之曰、

天泉一證、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大行。二泉一證、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漸熄。邪說盛衰之機、正學消長之會也。然則東林片席、挽雜還醇、塞源拔本、其在萬曆中、亦猶竹林精舍之在乾道淳熙間乎。況仕學一理、朝野相扶、沿及昌啟之際、國是淆而復正、璫毒逞而中銷、惟東林是賴。雖遭削迹伐檀之厄、適獲正誼明道之仁、何可少也。厥後兩都告變、仗節死義之士多出東林門牆、益信顧高諸先生培養興起之功不可泯矣。議者徒見明社爲墟、遂謂道學空言、無裨國家實用。夫不咎君相之不

明而反咎儒者之無濟、何其舛也。或更以門戶黨籍爲嫌、緣一二敗類、依附貽羞、併疑衆正、謂明之東林難與濂、雒、關、閩同科。則宋人道命錄、其所以爲程朱案者、先謗後誦、殆有甚焉。後視今猶今視昔、天下萬世自有公論、愚又安敢以口舌爭哉。

顧憲成

涇陽先生

顧允成

馮子咸

錢一本

啟新先生

陳幼學

于孔兼

史孟麟

王述古

薛敷教

孫纘宗

陸禹定

劉元珍

張納陞

馮應京

何棟如筆
鈺附

安希范

許世廟合
傳

程汝繼

吳從周

吳正志



儒藏

顏憲成字叔時、南直無錫人。家於邑東之涇里、故學者稱涇陽先生。少貧好學、夜讀嘗至達旦。書壁間曰、讀得孔書纔是樂、縱居顏巷不爲貧。父南野翁諱學、先生讀遇學字、輒婉轉避之。父諭止之、益勉以學、爰偕弟季時受業於薛方山先生。年踰冠、始補邑諸生。萬曆丙子、舉應天鄉試第一。旋丁父憂。庚辰、舉進士、授戶部主事、與南樂魏允中、漳浦劉廷蘭以道義相砥、世號三解元。江陵相病、舉朝走禱、先生不可。同官代爲署名、亟馳騎齋壇、手削去之。壬午、江陵歿、調吏部。尋以母壽告歸、讀易春秋者三年。丙戌、起驗封司。丁亥、大計、尙書何起鳴在

拾遺中、因訐總憲辛自修。先生上疏、謂言者與被言者各當自反、奉旨切責、降桂陽州判官。戊子、轉處州司理、在任專務教化、假差歸。己丑、居母喪。辛卯、起泉州。壬辰、大計、舉廉靜寡慾、天下司李第一、擢考功主事。時有詔三王並封、首倡吏部四司上疏諍之、且與太倉相反復辨論、事得寢。癸巳、趙高邑南星司計、盡黜諸要人戚屬、先生實相左右。進領選事、每謂吾之觀人、於尼聖得五案焉。進有非刺之狂狷、退無非刺之鄉愿、一也。大受小知、二也。衆好衆惡必察、三也。皆好不如善者之好、皆惡不如不善者之惡、四也。觀過知仁、五也。又曰、天下事君

相同心、方做得。其次閣銓同心、亦做得一半。今皆無之、止有巡撫提學可選擇而使。若盡得人士、習民生庶幾小補。尋會推冢宰、復推內閣、忤執政意、削籍歸。而季時亦以建言謫光州判官歸。先生積勞成疾、越丙申丁酉、始漸愈。病中體究心性有得。戊戌、會吳中同志於二泉之上、與管東溟氏辨無善無惡。東溟之說三教一貫、而實主佛學。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、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、觀七佛偈了然矣。故取要提綱、力剖四字。又以辨四字于告子易、辨四字於佛氏難。以告子之見性麓、而佛氏之見性微也。辨四字於佛氏



易辨四字於陽明難。在佛氏自立空宗、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。其言曰、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。爲善爲其固有也。去惡去其本無也。本體如是、工夫如是、其致一而已矣。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。然旣曰無善無惡矣、又曰爲善去惡、學者執其上一語、自不得不忽下一語也。於時同志北直趙公儕鶴、江右鄒公南阜、關中馮公少墟輩俱以正學相屬、同郡則錢公啟新、薛公純臺、玄臺兄弟、而同邑高公景逸與公第季時尤朝夕切磋云。錫故有東林書院、宋時龜山楊先生栖止講學處、後廢爲僧舍。正德間邵二泉先生圖修復之、別建城外、

而故址卒未復。至是甲辰春，先生乃偕高公及葉閒適、陳筠堂、劉本孺、安我素諸公，聞於當路，葺依庸堂爲講習之所。前爲麗澤堂，後爲燕居，廟祀先師。又其旁爲道南祠，祀楊龜山先生，附以羅豫章、胡德輝、喻玉泉、尤遂初、李小山、蔣寔齋、邵二泉七先生。是冬，吳越士友來會，先生手著會約一遵。考亭白鹿洞規，要在躬修力踐。嘗言：「講學自孔子始，謂之講，便容易落口耳一邊。」故先行後言，慎言敏行之訓，三致意焉。季時卒，先生哭之慟。戊申，詔起南光祿少卿。先生曰：「仕宦寧退無進，遂乞骸骨。」時朝論紛紜，顧不急於自明。每謂高公曰：「吾黨持濂雒。」



關閩之清議、勿持顧厨俊及之清議。於世無所嗜好、敝衣粗食、蕭然几榻、終日冥坐、以小心名其齋。嘗曰、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、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。壬子五月卒、距生嘉靖庚戌年六十三。先生之幼也、塾師爲講孟子養心章、前請曰、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。心爲主、欲爲役、主強則役退聽。聞者皆異之。蓋天頴也。而以全力用之於學、故不爲一切玄虛奇妙所惑。居官雖未得究其用、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、皆關國本廟謨。晚年倡道東南、引掖後學、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。然於邪正義利之辨、毫末不少差。故其後啟禎末造、東林中忠節

輩出、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、人亦歸首功於先生。泰昌初、贈太常寺卿。未幾璫禍作、目爲黨魁、追奪封誥。崇禎初、卹贈吏部右侍郎、謚端文。所著有涇臯藏稿、小心齋劄記、大學通考、還經錄、証性編、桑梓錄等書行於世。孫樞、弱冠領天啟辛酉鄉薦、三副會榜、著西疇日抄。柄舉崇禎己卯^①、鼎革後、與從兄樞並謝公車、課農讀書、不入城市。東林會約飭四要、破二惑、崇九益、屏九損、文多不載。其四要一曰知本、略曰、知本云何。本者性也。竊見邇時論學率以悟爲宗、吾不得而非之也。徐而察之、往往有如所謂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、以學問思辨行爲



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、則又不得而是之也。識者憂其然、思爲救正、諄諄揭修之一路指點之、良苦心矣。而其論性、則又多篤信無善無惡之一言、至以爲告子直透性體、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。不知彼其以親義序別信爲土苴、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、一切藐而不事者、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、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於天下者、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。是故據見在之跡、若失之於修、究致病之源、實失之於悟、所謂認賊作子也。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、非特不治也、又從而益滋之、一邊禁遏、一邊崇奉、何異揚湯以止沸。如